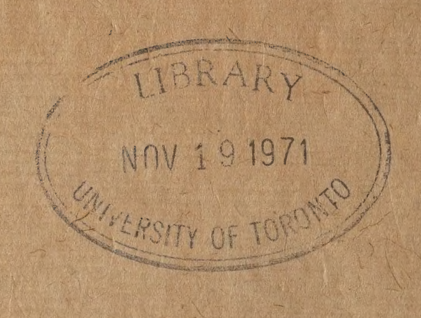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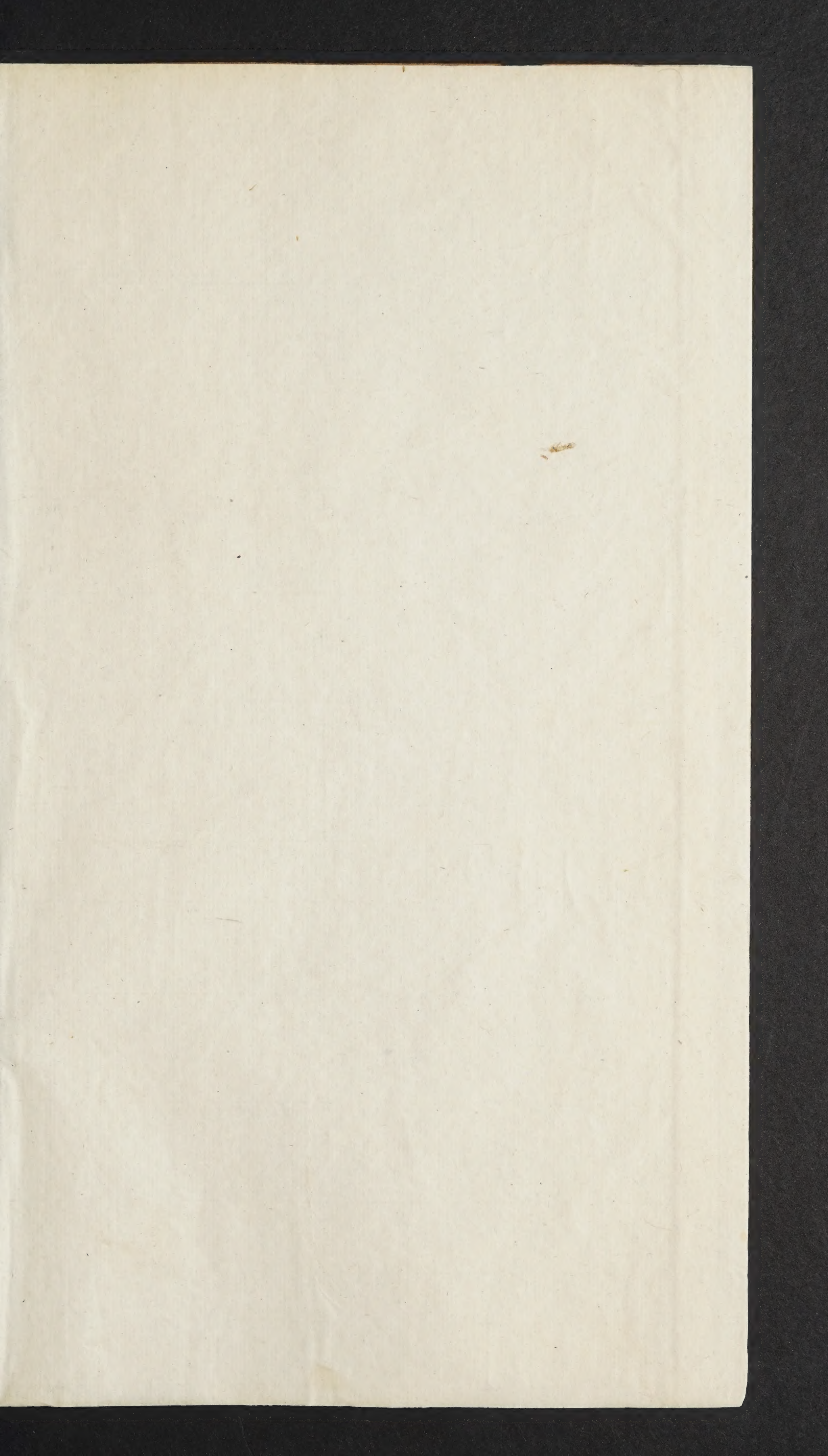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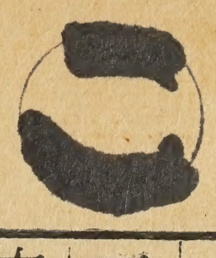






序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濵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濵先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峰者乎先君子曰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于忠肅文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濵曰斯言也其信吾固知莊馬之可慕而心困力屈終邈



乎其不可卽也先君子見朋好生徒時時稱道之兆符兒時卽耳熟焉旣成童遂命請業師門迄今三十有三年矣雍正癸卯兆符復至京師懼吾師衰疾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望溪文集乃知吾師於曩言實身肩而力取之而凡有志者皆不可以自畫也吾師質行經學古文後世自能懸衡兆符不敢置一辭恐不知者以爲阿其所好也經說則始窺其樊恐言之未必有中故敘次文集旣終敬識簡端以俟後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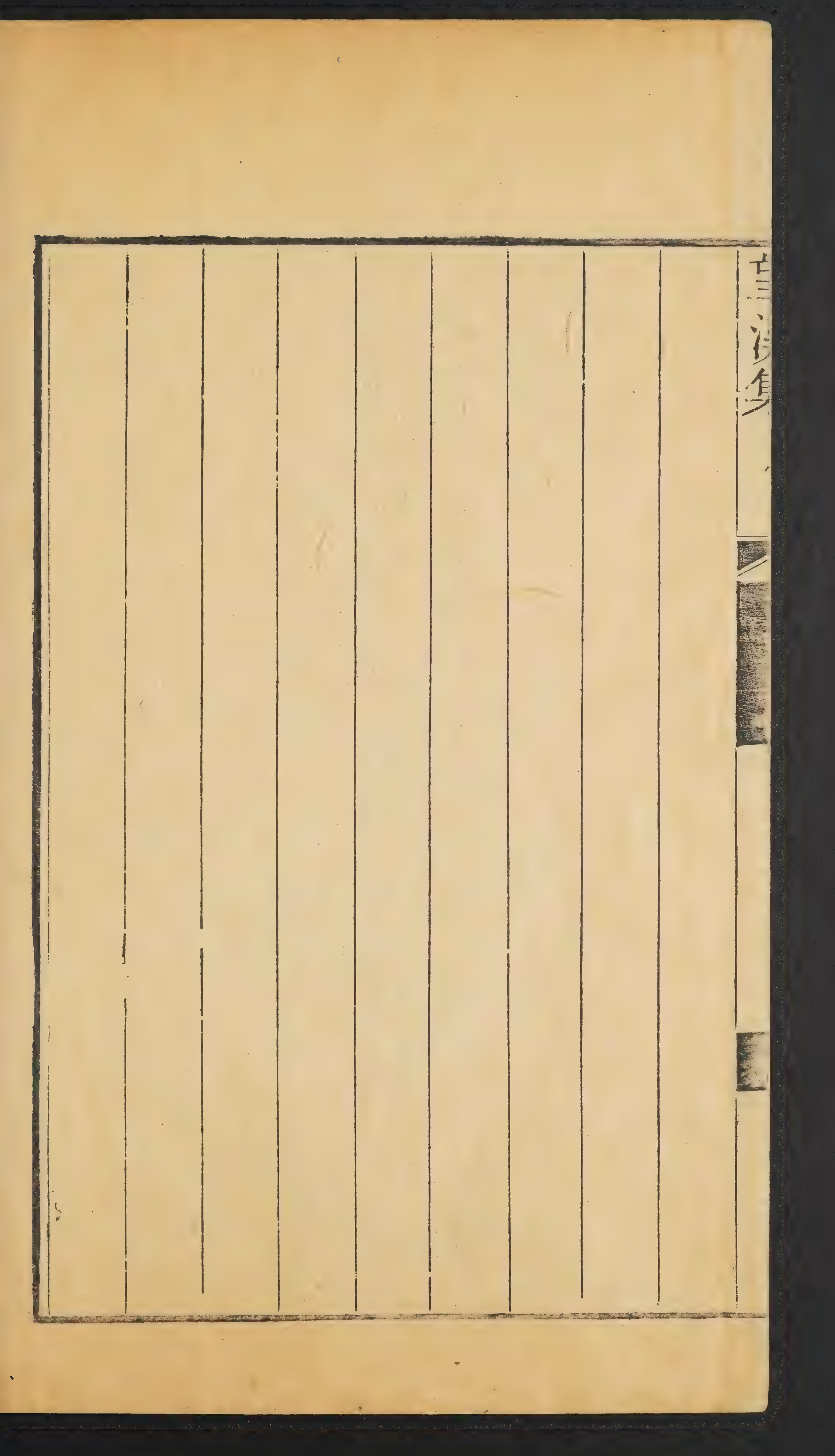
雍正癸卯秋八月望後三日門人王兆符撰

序

望溪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余與共事
棠養齋入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遊
無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
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
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災事人者必
戒以諂佞之失己爲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
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
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爲刺己中人以下亦

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諮余間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怵然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衺者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噫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

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是言乎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敎之文余共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乾隆五年三月混同顧琮撰



序

崟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經書古文而崟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也時崟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歲時往來淮揚必發其篋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及康熙癸巳先生盡室北遷崟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

而先生給事海淀鍳拘掇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觀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宜而先生素不為詩所業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鍳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謦欬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

述生時不宜遽出二十年前 鋆嘗與二三同學刻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歿得其書者益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與 鋆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沉沒間出所錄先生古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 鋆久離先生之側也乾隆壬戌先生告歸 鋆請編定古文多散在朋友生徒間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謹就二家所

錄及鋆所得近稿先鋟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于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

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鋆撰

編次條例

一先生孜孜經學古文頗不自収拾散在生徒朋游間是集惟據所見各分一類不排卷次以便隨時增益

一先生所嚴事督學素侯高公座師景峰張公崑麓姜公房師蓮山廖公集中無一評語平生知舊如王新城張京江許海寧亦然嘗叩所以先生曰四先生誨定甚多但爾時本未落紙墨其餘諸公多以時文相取未嘗見余散體文不

敢假託也

一先生家居所爲文劉古塘張彝歎朱字綠陳滄州諸前輩所論定十七八在京師李厚菴韓慕廬徐蝶園朱可亭蔡聞之萬季野王崑繩梅定九姜西溟所論定十五六而許之存者甚希萬姜尤寥寥蓋原本多爲人持去傳寫者或專取本文故久而散佚也諸前輩皆[illegible]於文律惜乎其語無存有以先生之文寄示者必並錄諸公語可以開發後學心知

一古書無圈點明中葉唐荊川茅鹿門評選古文始有之其圈點甚少而先生尙以爲多常曰卽左史賈董韓歐滿志之文篇中深切義理及筋脈運轉處不過數語耳兆符及崟錄稿畢必請問吃緊處故點次是編大概仿佛先生所指授其傳錄而未面講者則闕焉蓋先生之文用意深法多變恐吾黨所擬議未能悉當也

望溪集

進呈文恭紀附

聖訓恭紀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喜雨說

多福硯銘

望溪先生文偶抄

受業大興王兆符
歙縣程崟 輯

讀經

望溪集

書

墓表

哀辭

祭文

進呈文 恭紀附

萬年寶歷頌

臣聞尚書之言君道也曰作之君作之師自

二帝三王以後雖有賢君能兼盡作師之道

者鮮矣惟我

皇上徇齊敦敏既夙具於

聖性體道務學又時切於

聖心故自

御極以來至今六十年凡四海內外無一民一物
不安其性命而共樂乎
聖德之高深朝廷草野無一官一士不仰荷甄陶
而終不能窺
聖學之萬一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建其有極
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 臣又竊觀
聖德聖學旣與往聖同符而因時立事功德之隆
更有特出於千古者自古人君開創者多武

功守成者多文德惟我
皇上以守成而兼開創武功則威震於八荒文德則光被於四表蓋前世所未有也自古人君寬仁者或過於優柔聰察者或近於刻核惟我
皇上以大知而行至仁如天地之無不容如日月之無不照又前世所未有也用此疆宇之廣博民物之阜安政敎之洽浹河海之清晏無若今日者臣草鄙賤士昧學少文掌

覆載之宏恩趨走

內廷歷有年歲近光服教晁爲深切竊惟我

皇上盛德崇功嘉言善政雖積簡充棟未能殫盡

謹綜其大要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宥天下惟我

聖皇應時首出萬物皆昌如天之運徤行有常如

地之載容保無疆章一

皇殷於民以勤以殖惟六十年心如一日大綱旣

舉細目咸飭運之方寸周於八極章二我

皇之武知勇天錫首芟三䕩察罕繼剔遂郡臺灣

海氛永息戎臣受成所向無敵章三

親犁大漠六師如貫巨寇立殲獨由

聖斷西戎襲盜

帝命遏亂決勝萬里如持左劵章四我

皇之文聰明天亶溯源洙泗羲文是纘經史百家

無幽不闡象數聲律無微不顯章五大哉

王言如綍如綸詩諧雅頌文繼典墳奕奕

天章出類離倫雲輝日耀鳳舞鸞騫章六我

皇之仁徧覆蒸黎登之袵席育以繁滋議蠲議賑
小祲不遺豐年賜復屢徧天涯章七 矜疑緩獄
德命時行猶頻肆赦體天好生河流衝激淮
甸靡寧三巡相度昏墊以平章八 我
皇之智包羅宇宙一日萬幾雲行川溜求民之莫
幽隱必究察吏之疵每如發覆章九 遴選必親
其難其慎守令監司每勤
清問發科與賢嚴抑倖進激濁揚清莫不竦震章十
郊壇親饗前世所難我

皇昭事歷久彌虔冬至大報春始祈年先期宿戒
終日乾乾章十一　肅雍在
廟孝享惟誠元聲既得用薦德馨備物盡志
慈闈是承年躋艾耆孺慕猶形章十二　至誠不息無
逸作所宵旰勤政罔問寒暑
帳殿旌門奏對日舉亦有凊暇攷文稽古章十三
躬行儉樸萬方之儀衣無纂組椽不雕幾素食一
御爲民禱祈常留有餘以惠嘉師章十四　光天
之下至於海壖四民熙熙以養以恬兒童稚

齒壽耇蒼顏齊心同祝

天子萬年十五章曰仁者壽

聖德日滋惟恭則壽

聖敬日躋于萬斯年我

皇之禧我

皇之禧萬民其憙十六章

聖主躬耕耤田頌

惟

皇帝御極之元年

聖德廣運庶政聿修敷天之下萬官億醜咸就法

度乃以仲春元辰

躬臨耤田展事先農秉耒三推登臺以觀終畝於

時風日布和隰原增潤羣工師師甸徒濟濟

近光者仰

德遡聽者嚮風臣竊惟我

皇上應天以誠故志氣之動足以格穹蒼勤民有
本故典禮之行足以通衆志伏見
聖德懋勤凡郊廟典祀必躬必親至治馨香感於
神明茲復
躬耕帝耤以供粢盛乃書所謂明德惟馨非徒薦
以黍稷也我
皇上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江南積逋賜免者數百
萬江西額徵豁除者百餘萬河北五路間有
水旱發帑振廩冠蓋相望惟恐事有中阻澤

不下究凡此愛民重穀肫懇無已之
聖心久淪浹於臣民之膈臆故茲耕耤禮成自朝
有著位以及城市郊野兒童耆老莫不式歌
且舞思見德化之成粵稽自古好禮之君莫
不稽古典文以爲民紀然未有如我
皇上實心實政足以和通天人之際而與古典禮
相應者臣幸際千載難遘之昌期又夙荷
天地生成之大德卹恩撫躬欲報靡由顧惟謭陋
不足以罄

盛德之形容而踴躍懽忭之實情則有不能自秘者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天佑衆萬篤生
聖皇基命宥密以勤萬邦百神其享惟德之常下民其依惟政之臧　風行雷動奠此垓埏邦經既正百度無愆乃舉舊典命我田官農祥正中陳修耤壇　昀昀吉土兆彼南郊潔粢豐盛明禋用昭升中燔燎薦以蕭茅神所憑依是先是勞　土穀之修六府所亟萬事本

原蒸民粒食康功田功

皇躬是飭兆民之倡四方維則　春陽載舒土膏

脈發保介既諮恊風應律

皇耕一墢班三以訖凡百有位敬共無斁　音官

相告樂動惟宮太史有占雲物其豐蒸蒸甸

徒襏襫就功載笑載言

皇儀有顒　惟天監德應感無私

皇情所注神動天隨谷風習習興雨祁祁近自畿

甸周於海隅　自南自北自東自西三時不

害我稼如茨我稼如茨兆民其熙兆民其熙

我

皇之禧

聖主親詣太學頌

臣聞二帝三王所以陰騭下民而使各得其恒性者以能兼立乎君師之極也有虞教冑直溫寬栗帝親命之在周文武之興辟雍鐘鼓並見於雅歌詩人推原以爲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實由於此古者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興秩節以事先師而春秋簡不帥教者亦親涖焉蓋以至尊而盡禮於先師所以見尊德樂道之誠以一士之不帥教而天子乃親聽

之所以使震動恪恭而不苟以自棄也我

皇上涖政之初即

詔崇至聖先師祖考五世並加王爵以三月朔日

躬臨太學

特諭大小諸司凡公牒祝辭並稱詣學不得言幸

釋菜禮成乃

御經筵宣

恩旨越日復頒

聖訓誨誘諄諄庶官庶士靡不感勵臣竊惟天有

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敎也我
皇上至敬至誠凡
郊
廟典祀必
躬親薦饗終日乾乾皆所以敎羣士使知持身守
道之則也秉决庶政日昃不遑宵旰餘閒猶
披文史皆所以敎羣士使知治業赴功之準
也激濁揚淸閑邪褒正使有司絕苞苴之徑
諸生杜干謁之私又所以敎羣士使出入於

太學者必思無愧於孔子之門墻也蓋

皇上常以身教而董之以實政誠兼盡乎作君作

師之道而揆之虞廷之教胄周室之作人有

若合符契者豈特

躬親釋奠合樂稽經爲臨雍盛典與臣昧學少文

不足以敷揚閎休然葵藿之微不能不向太

陽而傾心者物性之自然也敬撰頌言用附

於巷舞衢歌之末云爾其辭曰

惟天牖民建極有常作君與師人紀是張煌

煌璧雍四方之綱

天子照臨人文其昌　五帝建德成均是崇三王

之化於論鼓鐘我

皇敬學表正自躬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九有乂

安萬官承則政教既行典文可式率民以耕

南郊之耤範士以禮澤宮是卽　優崇先聖

王及高曾視學曰詣義以正名乃

親釋奠典禮攸行乃布經筵大義是宏　明新共

貫治平馴致聖有徽言

皇成至治精一執中心傳無二
皇實操此以制萬事　禮樂政刑罔非至教况睹
天顏近光有耀褒嘉儒先是崇是報廣開賢路是
來是勞　宮縣具奏雅聲洋洋我
皇在中顒顒卬卬三階肅肅圜橋蹌蹌被此休烈
羣思奮揚　干羽之舞苗頑效誠在泮獻馘
淮夷是懲文德誕敷武威益行開我明堂四
荒畢庭

聖主躬耕耤田頌

粵稽成周之禮天子耤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陽官司事甸人終畝以共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先衆庶兆民使皆震動恪恭於農方是時典禮明肅有不耤者史必書之秦漢以後即事用希有其舉之亦著於史冊然 臣聞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蓋殫心而奉之以禮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聞應天以實感人以誠使無仁孝懿敬之實則

潔粢秉鬯不足以薦馨香無恤民重穡之誠則修禮設儀不足以逼衆志我
皇上躬履至道三年縞素仁孝愾乎黎蒸每遇郊
廟社稷之事儼恪嚴恭有孚顒若自
御極以後豁海內逋賦有司虧帑凡數百千萬濱江沿海沙壅水徙及下地久荒壅於上聞者旁諏廣詢悉除其額征每遇歲祲振廩截漕發帑移粟蠲除租賦多者至二百餘萬是以山陬海聚父老子弟幽閨之女婦咸知

聖天子恤己之誠也允矣休哉即此爲承
祖敬
天之實事矣三年仲春擇吉
躬耕時久不雨及期雲陰合時雨降京都士庶靡
不欣躍臣備員禮官叨直
禁近雖以頹齡弱足未能扈從
齋宫瞻
穆穆之容中心勤企謹拜首稽首而爲頌曰
惟

天廸保右序我
皇統承
列聖道繼三王克仁克孝學與性成比終三節一如
禮經對越
郊壇有孚殷薦春露秋霜愾聞僾見雨暘風雪時屢
皇情祈年望歲迫於耕甿農祥正中除壇於耤乃
擇元辰命我司穡土膏脈發陽氣其蒸
法宮淳濯
玉輅斯行一墢

親耕班三以徧百禮具成
德輝顯見音官省土律應惟宮太史占物雲光兆
豐協氣潛滋隰原霶潤庶官庶士舉手相慶
父老扶杖衢歌巷舞兒童婦女爭相告語我
皇敬
天天自不違我
皇勤民民長有依
厚德載物奠茲九宇解澤旁流化爲甘雨
至仁普覆如天斯穹以鼓以盪達爲和風

天視天聽自我黎蒸民志丕應
天休可徵川嶽降神陰膏應候神倉充溢陳因相覆
玉齍鬱鬯明禋以升
上帝其饗
列祖時馨近自郊圻遠彌薄海百穀順成歆𩛾樂愷
自今伊始耕九餘三食時用禮婦子其耽百
室皆盈戶曠可外
賜復賜酺無勞賑貸含哺鼓腹樂我太平無咨無
呻

皇心載寧

聖主臨雍禮成頌

蓋聞

孔子爲萬世帝王師以能開萬世之屯蒙而道濟

天下也自秦以後一姓代興規模草創必先

尊禮

至聖以繫天下之人心繼世賢君莫不臨雍講學

憲老乞言蓋天下之民知

孔子之道伸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太平之澤將目

見而身被之也臣竊惟尊禮

至聖之實在信其言而行其道

孔子所以告君者具在中庸問政之篇我

皇上御極以來修德體道於九經之宏綱要指無

一不實踐焉故能以浹歲之間使四海蒸黎

慕義懷仁之心勃然而興起蓋由

聖資敦敏好古典學幾二十年於

孔子之道求之切而信之深故本於

皇躬達於政教者如是其誠且篤也用此質諸

先師實在天之靈所深嘉而厚望者豈特大昕鼓

徵爲圜橋所觀聽哉乾隆三年季春朔後一

日

皇帝躬詣太學釋奠禮成親講中庸之首章堯典

之首節蓋自遂古以來盡性命之理建中和

之極行於當時而位天地育萬物者功莫盛

於堯垂於萬世而明大道彰至教者德莫盛

於

孔子是乃我

皇上夙心所祈嚮自志學之初以及

御天之日戒愼奉持惟恐有須臾之離用以上格
天心而下通民志者故嘉與天下臣民會歸
於有極也玆與
孔子所傳體達德致達道以行九經而一本於誠
者實相表裏 臣 伏念臨雍之禮舊史所書典
文具備辭人所述體製各殊炳炳乎無以尚
矣 臣 學蕪年耄語不能文謹據所見敷陳質
言特著其信而有徵者頌曰
昔在

孔子賢於堯舜匪德能優惟功之盛堯仁如天一
世之幸尼山木鐸千秋金鏡 一章
天祐下民我
皇篤生
夫子之道逮我
皇而大亨至仁肫肫學與性成秉持六經踐以
躬行 二章
智以成仁善繼善述
大孝之光治殊道一

仁以生勇心純事實以道成身久而不失三章

敬禮師傅收恤耆儒一言片善采納無虛若逢顏

孟次或程朱尊德樂道當更何如四章

敦敘懿親德心普被灃滌宿愆坦然無忌羣公三

事凡百有位推誠備禮豈惟祿賜五章

惠保蒸黎子寒子饑憂民如疾愛之如私德以撫

順信以招攜窮荒僻徼覆幬無遺六章

九經三德

先師所傳我

皇得之時乘御天

先師有志

皇實成焉以考以質宜無間然七章月吉辰良

皇親釋奠惟秉德馨肅將嘉薦

先聖之撰

後聖時憲精意所通羹墻如見八章

聖言深閟教思孔誠四表上下格以欽明中和之

致位育之徵原於性命戒懼所成九章庶官

庶士敬而聽之惟

皇之極卽自得師是訓是行
先師鑒茲勉爲貞臣毋負
昌期十章

兩朝

聖恩恭記

康熙癸巳年二月臣苞出刑部隸漢軍三月

二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

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偕臣苞至暢春

園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稱

旨越日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

豐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
也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御書宣示南書房諸臣將命者入復輒叩
曰苞見否間與大臣侍從論本朝文學及內
閣九卿所所薦士必曰視苞何如是歲八月移
蒙養齋校對
御製樂律歷算書書奏數問曰苞承校否壬寅夏臣
苞隨蹕熱河六月中旬
命回京充　武英殿總裁浹日發

御製分類字錦序命校勘衆皆曰

上文字皆命諸臣公閱獨閱者惟故大學士孝感熊

公賜履桐城張公英耳冬十有一月十三日

聖祖登假我

皇上嗣位廷議恩詔

皇帝手書數條下內閣其一以族人罪犯牽連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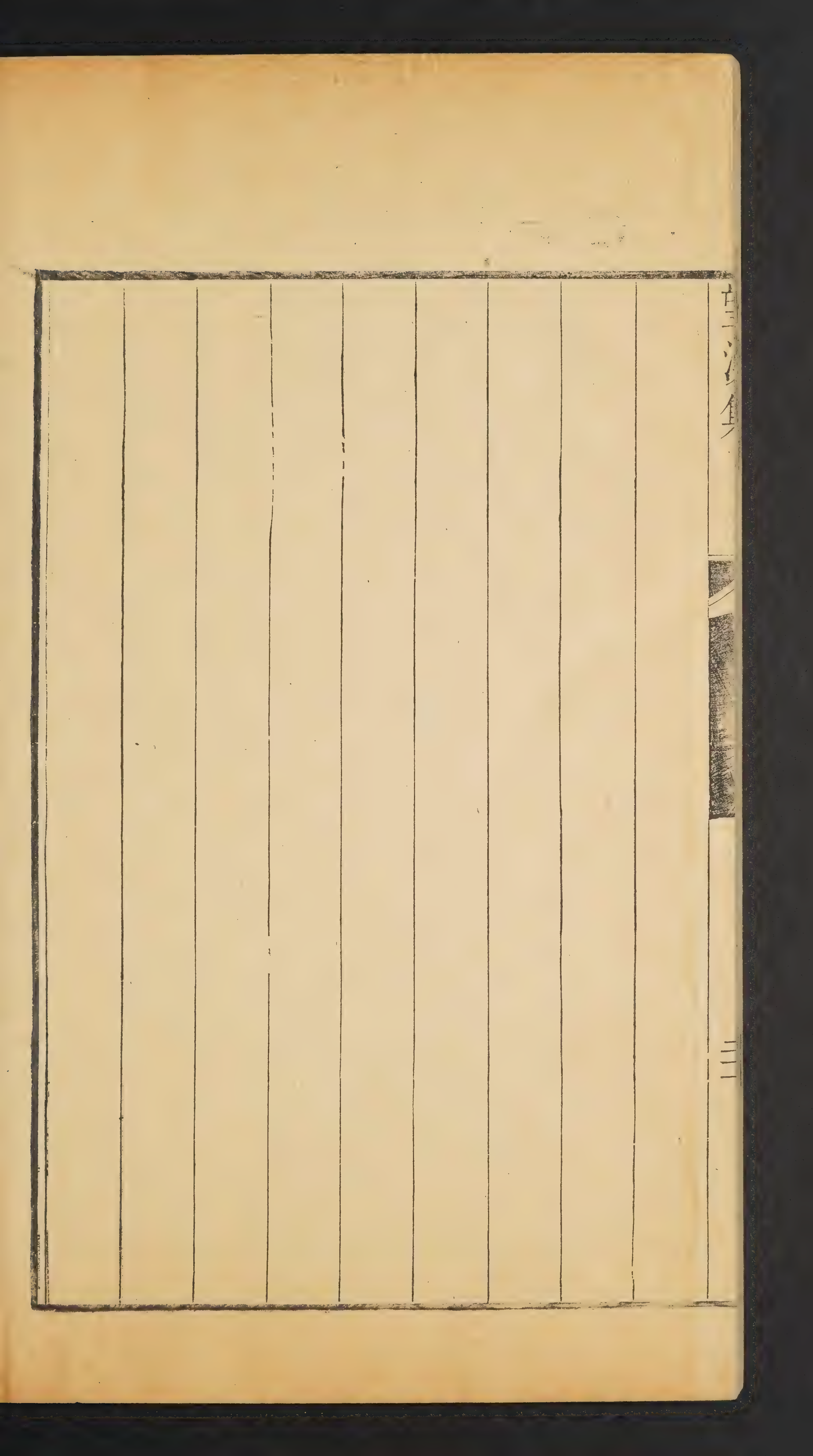
旗者赦歸原籍時八旗合

詔條者惟戴名世案而獄辭側不得援赦刑官特

請下九卿更議卒蒙

恩赦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臣苞拜劄謝
恩　莊親王傳
上命語苞朕以苞故具知此事其合族及案內肆
赦皆由此其功德不細臣苞驚怖感動不知
涕泗之何從也始戴名世本案牽連人罪有
末減而方族附尤從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
五上五折本逾二年癸巳春章始下蒙
恩悉免罪隸漢軍苞伏念獄辭奏當甚嚴而
聖祖矜疑免誅殛又免放流臣身叨

恩待趨走內廷近十年
教誨獎掖雖無過親臣箴以加也此
聖祖之仁所以如天而
皇上肆赦臣族揆之
聖祖遲疑矜恤之心實相繼承顧臣何人任此大德
自惟愚陋衰疾欲効涓涘之報其道靡由謹
詳紀顛末俾天下萬世知
兩朝
聖人之用心蓋不欲一夫或枉其性云



聖訓恭紀

雍正元年　臣苞蒙

特恩赦許歸籍二年請假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旣事以三年三月望後九日抵　京

師詰旦具劄恭謝

聖恩　莊親王　果郡王入奏

上憐　臣苞弱足

特命內侍二人扶翼至　養心殿入戸再進跪

御坐旁垂問　臣苞疾所由及近狀　臣苞喘喙氣不

能任其聲

上曰汝心飫朕德復何言聽朕告汝汝昔得罪中

有隱情朕得汝之情故寬貸汝然朕所原者

情也

先帝所持者法也

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諸內廷而善視汝是

汝受恩於

先帝視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覺

先帝未察汝情不惟虧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

即倍思
先帝遺德則汝之忠誠見而朕之孝道亦成於時臣
苞心折神竦追思前事感念
聖恩有懷哽咽不能置一辭中間
聖訓洋洋不能悉記未敢敘述最後聞
天語甚明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無非繼述
先帝志事汝老學當知此義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
俾天下咸知朕心於時臣苞氣少定始克仰
而言曰欽承

訓辭雖古聖人之言無以過也

上顧內侍命取供御茶芽二器賜 臣 臣苞 三拜稽

首

聖容若矜閔曰朕觀汝行步艮難雖供事亦稱汝

力毋自強時復自將息 臣 苞 愴動伏地不能

聲

上徐命內侍翼以出 臣 伏念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所以敬天勤民涖官修政以推

廣

先帝遺意而播諸制詔發於訓誨者皆實與典誥同

揆卽茲所以訓 臣 苞 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

聞之皆將凜然於君父之大義而興於忠孝

所以矜恤 臣 苞 者使天下萬世孤微阨窮之

士聞之莫不愾然於

聖主之德意而發其中誠豈非中庸所稱言而世

爲天下則者乎越數日有

旨凡特召見及督撫提鎮入朝親聆訓諭者必敘

述繕寫進呈恐有舛誤 臣 苞 以白衣領事未

敢自比諸臣大學士張廷玉曰

聖恩深渥不得以無位自嫌乃宿齋敬識以俟彙

進而附諸臣之末云

聖主親征漠北頌

皇帝撫臨天下三十有五年悉治方內冠帶之民輿敎慕德百嘉鬯遂萬物暭暭四海外國蠻夷族部之君長槎浮索引候風潮踰嶺隘稽顙疊跡而來獻見者馳驛相望惟乙亥之秋西北虜酋噶爾丹恃所處僻遠倔强稱兵齮蹂北徼諸部臣屬內附者經冬涉春駐兵田牧諸部震恐蕩析離居奔訴闕下

皇帝哀矜不忍棄之覆幬之外又慮黠寇猘狂毀

我籓衛邊陲日駭漸爲百姓勞費將總六師
親征之於時內外文武小大之臣鮮不惶疑震恐
謂虜居絕塞道路所次山谷曠莽阻深宜且
命將出師不宜勤
乘輿又其俗遷徙無常居恐大軍深入逐捕無所
得萬戶一聲交章懇請
皇帝內斷於心丙子春二月以費揚古爲撫遠大
將軍率師由西道刻日進勦
詔陝西將軍孫思克出師據土剌河斷虜歸路三

月初吉

皇帝總六師由中道出次古北口

詔曰朕念士大夫卒校勞苦自今以始朕日御一

餐與六師共之初羣臣慮塞外道逴遠少水

泉芻輓阻艱及

車駕出塞雨雪間作而芻糧次第達師中所至疏

磵鑿井甘泉湧溢士馬饒給如內地始知

上神畧廣運諸事經畫預備纖悉無遺也五月丙

辰師次拖林越數日進逼黑盧倫河虜聞王

師天降震慄喪氣日夜引遁癸亥
皇帝親部署諸軍倍道追逐丙寅
車駕過河朔至拖諾山虜棄𨟀裘甲兵老弱宵遁
訊之俘人云當過巴顏而西矣
上曰虜遁而西適與西師遇朕親經畫兩路兵食
毋乏虜可草薙而禽獮矣戊辰
皇帝班師命將軍馬思哈率精兵逐北是日虜至
昭水將軍揚古將軍思克兵俱會敦陣奮擊
虜軍大敗自未達酉斬截無算俘獲子女畜

物以億計餘黨潰散庚午西師奏捷
行在諸王大臣表請降
明詔祭告
天地
宗廟百神宣布中外
制曰可臣伏見
聖謨深遠爲海內元元計萬世之安屏斥羣議創
非常之原躬涖行間率先士卒抗威萬里沙
場之外殲刈累歲驕悍狡黠之虜自出車餽

糧整屯按部以暨設策制謀厲兵熸寇事無小大悉出

神策廟算論效收功如指諸掌遂使普天之下窮荒不毛之域尺地寸土皆歸版輿上及飛鳥下及淵魚惴耎肖翹之物莫不若其性自漢唐以來未有躋登茲盛者也臣苞方遊太學未獲瞻塞上旟旐之光聽軍前凱歌之聲伏讀

明詔懽忭蹈舞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巍巍我

皇至仁天覆陰陽蒸陶萬物在宥綱紀昭明德施

磅礴海隅蒼生飲食宴樂四海外國莫不懷

柔賫篚奉贄以後爲羞蠢兹醜虜自懟其生

背義作慝以干大刑擅興戈鋋陵我北徼白

秋徂春猖狂襲盜謂居窮荒天威不及故集

蠭蠆逞其毒螫

皇帝曰咨虜爲不道凡兹屬國惟予怙冒蛇豕不

除善良曷育朕親行師是絕是忽惟時在廷

小大惶悸交章請留至於再四
聖志不疑神明默運三方布師以制虜命乃
命揚古汝行自西批其肘腋使賊不支乃
詔思克斷其歸道拊背扼吭使虜噎媢乃撰吉日
乃詰兵戎六師張皇我
皇在中分部授律綿綿翼翼發如川流屯如山立
陰山沍寒土結不毛我
皇戾止豐草如茗龍沙曠莽潢汙潦濁我
皇戾止靈泉噴躍芻糧雲屯車徒接武馬騰若驕

士勇可賈遂次拖林遂逼盧倫如鼓洪爐以
鑠鉤金虜衆愕眙道無水泉士馬百萬豈來
自天始梟而張卒鼠而竄倉皇西奔雜蹂紛
亂
皇麾六軍陪道遂角雷動風行亘窮拖諾虜遁益
西遇我西師禽鷲挂絡獸駭觸機三帥同心
祇遵
天策短甲步戰踔厲淩越飛莊霧散火戟星馳從
橫擊刺所向皆靡羣醜敗績禽獮草薙自未

達西俘獲千億凡茲方畧我
皇自設功成萬里若合符節萬衆凱歌
一人有慶日月照爛山川霽潤黃耇須白兒童稚
齒式瞻
皇容載笑載語升中吉士薦馨
清廟飲至論功垂恩渙號乾端坤倪寸毛尺土皆歸
版圖我
皇之武銷鋒灌燧育我黎蒸蕃祉壽善我
皇之仁

喜雨說

雍正八年春三月時雨不降僉曰天胡不雨我．

皇上施大德諭有司凡官吏負贓虧公帑事在三年以前發於八年二月

恩諭未須之日者具以聞有說者與豁免繼自今官吏脫囹圄反鄉里與父母妻子相保聚者無慮數千人免徵比恬然安其生業者萬千家承追之吏不至愁居惕處爲他人受罰又

詔近畿五百里內旗丁私質所受官田於鄉民而
不能歸其故價者官爲之償懼罪者免於法
無田者復其業歸田者懷其貲連鄉比戶婦
子懽呼若沉疴之去其體天胡不雨夏四月
皇帝親卽齋宮祈請未明而起日一膳士大夫相
見必色憂余曰無憂也吾
君憂民若此天必順焉既而小雨時霑塗望後十
日陰雲隆施入夜密雨連朝及暮四野具足
旬未終復大雨浹旬又雨衆相慶余告之曰

一方之旱憂之小者耳一時之雨喜之暫者

耳吾

君閔雨至日不再食既雨會令節吾儕小人莫不

招朋儔爲一日之樂而吾

君不自暇逸罷水嬉日警庶官釐百度所以基命

宥密而爲四海臣民之慶者視時雨之降

恩澤之施尤大且遠矣聞者皆心愜則又告之曰

不雨而憂雨而樂者細民之情也非士大夫

之志事也念吾

君之閔雨至於日不再食則承事而牧民者所以

致其忠利當何如念吾

君治政勤民不肯一日自暇逸則人臣之夙夜匪

懈忘身忘家而無懷安無賴寵也當何如此

之謂事君之禮志學之誠也吾病且衰無力

之可輸爲悚爲愧而已耳惟衆君子交勉之

旣以語於人因退而書之以自警焉

多福硯銘

我
皇嗣服治如砥平
皇有敷言衆心載寧
訓廸有位惟吁惟咨勤思民隱其寒其飢一日二
日萬幾
心營手勑惟爾必在側
皇斂多福用敷錫於億兆羣生而錫爾嘉名
天章奕奕於萬斯年爾終以無渤



